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别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晦庵別集卷三

宋　朱子　撰

書

方耕道耒

所示劄䕊備見勤懇之意至誠感動理必可伸但未曉其名色不知所論為已明白與未耳冤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為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

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縻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我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怨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頃它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它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必不以為怪也

桂林春來未得書不知為況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

儕得安其職幸甚許宰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為久安計

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至所謂不為久計者亦

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反為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既不欲容之又不欲公言而發之

盃酒之餘恐尤未安以愚意觀之既為辟客即非泛泛

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密言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

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為盡善若

一言不契即欲忽然引去以為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此言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興衰所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日讀何書易傳恐宜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容易領畧亦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緩曲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亦嘗相勸真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耕道為容說婞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寛猛

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令弟書來甚佳大慰久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勸賢兄寛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無切偲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爲佳也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既稍甦惺莫已旋向安矣偶按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聦明黨護奸惡

者以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逐急那得五十千遣去老兄且加意寛心將息不必過慮令兄伯華不及别書想且相照管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為檢入也

方耕道

昨日遣書匆匆不盡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客中或闕用今遣致之幸視至迫遽不及詳布

鄭景明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至家藏

其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閒之請度歲交或可歸卧故山矣哀以職業頗為當路所知甚善甚善更在勉力講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之不已知矣

鄭景明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太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强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頼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基也破賊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寛厚想不至有沮難

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為可憎耳其懇辭除命俟畢喪葬已不得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愆俟罪勢必不成行也

楊生道夫鄉居托芘甚幸聞其懦弱頗為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為美政善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莆陽方楷家藏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

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恤恤也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胸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不同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可得之只録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聞說曲名皆連環也

○學古

其忽被鐫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恨蔡季通經由治下恐道間不免有所煩浼幸以其故少加照矚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鄉里之舊自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密喻之也

○學古

聞郡中此來紛紜殊甚繆政致此夫復何言但累及諸賢例為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到事當自定但

不知龍溪事竟如何耳少懇有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二儀然比板樣為經子則不足為四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子分數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印它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費有諸卒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送至此為幸借請餘錢却還盡數為買吉貝并附來然須得一的當人乃佳不

然又作周昇矣昨亦已懇高丈為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刻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永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印不辦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為幸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書平分看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行時令庫中刻一書目如已了幸寄來也

方耕叟

右方之泰家藏

来敬問改過行已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来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維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適其亦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来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已之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某書

皇甫文仲_述 以下文仲之孫撝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為駔者所欺令一稟指揮幸

與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

者每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子細批

喻

皇甫文仲

辟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貢之

初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為笑而適足以見高誼耳然行

日千萬更遣一報欲附書也四九侄專去請見非有素

約亦不敢令輙往幸早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鞠會向熱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教場甚闊亦未竟竟即可試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為國家立功立事未許就此閒適耳大學或問今付來介看畢幸示及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容擬定續奉報也荆州

之行果在何日未即詠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南軒書中此不備言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講論當有深趣所喻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工夫某輩衰懶只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賓主之勝恨不得為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成書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

傳但節得差簡畧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惑況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子細反復看教程傳浹洽或更就上自節出緊要處看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亦必以為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辱書知還侍安穩即為荆渚之行甚慰所望大丈夫所為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

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衝冒良勞千萬加愛爲禱弓弩甚荷留念已别具數呈稟太尉但斗力太强非羸卒所能發須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屬又不免爲賢者之費甚以爲愧幸早遣還此侄子亦不須久恩館人也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壯因欲請見太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刑名分數奇正之學

幸為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因與俱來為數日之款

千萬幸甚

皇甫帥　偶

其頃者星江密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為恨年來奔走

疾病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尤切瞻鄉之勤茲辱

惠書且承喻及有以知賤迹之不敢為江右之行足見

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

居筠陽極為得策但太尉丈忠誠勇畧上所深知而公

廉之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浮謗自消亦不容久此閒退矣其踈拙自信仇怨滿朝幸上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禄安處田間戴此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念矣無由會面罄此心曲引領齋閤臨風拳拳

林子方枅　莆陽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即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慰至慰但區區本欲一走前路謁見少

償夙昔之願已托徐丞遣人見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旆已從東路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太湖但衰病之軀兩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所服脚氣之藥多有涼性以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薄人勢不容進引領旌纛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坐徑躋華要而賤跡跧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末俗衰懦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席然後為相見也頒惠茶藥極

感厚意方意極佳服之有效别當致謝也

林子方　以下子方之孫友聞家藏

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升為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為最久知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安常務實不為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

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時列上使得稍被朝廷拾祙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為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興於廉遜誠非小補東臺王丈亦知其人語次扣之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頻使拜書伏承誨答所懇牓文亦蒙留念感幸不可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僅了今春荒政即欲丐祠以

歸而所部皆以旱告蓋去歲之災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衢婺荐凶公私匱竭尤未知所以為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朝降本收糴且散牓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移并以牓文三百道仰累頤指散下曉諭不勝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般運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為力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

劉德修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嘗患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為尤甚頃在臨漳刋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便人不為帶行今內一通幸為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說一通并往所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孫應時

頃在浙東時所舉吏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
進見倘辱延納而教誨之幸也趙天官所得書尚滞從
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陳說甚苦有識雖盡歸心然似
已不為上下所安矣消長之决諒已非遠廢不恤緯之
憂伏想同之也傳之為况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修

竊聞榮被除書進參講席輔導得人善類同慶其幸得
為僚尤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修

昨承載酒訪别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款承餘論而遽為數千里之别也今晚或來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荅也小史汪致明頗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遣前可否唯命它冀以時節宣託致格君定國之効千萬幸望

丁仲澄

見臨漳語録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病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温習畧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頗覺省力但昏弱之資執之

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

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肎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

詹尚賓觀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曰狷者有所不為不為不為之言則同不為不為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為者而不為則非知

所决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為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為耶

狷者但能不為而不能有為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為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閹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為德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於衆皆恱之之

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狷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不正矣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習即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為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狂狷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之深不肯變耳

志南上人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爲慰天台之勝夙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新詩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攙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讐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黄精笋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

樂茶分上廿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漫附回便幸視至要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

西原崔嘉彥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詣見重有喧聒媿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道體佳勝為慰甚前日出山至上京陂頭遇雨巾屨沾濕狼狽可笑喜幸之深但恨已差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枉顧棲賢得欵餘論為慰即刻伏惟動止佳勝昨日之雨城中不能斂塵高隱必多得之也米資少許別㢘送上幸視至魏埸恪即向來病埸之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藥幸審其證報之當為修製服餌也

昨日裴回三峽奉俟久之既以日莫遂東走楞伽折桂失此一見殊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屋仰勤神用方丈牕牖只於兩旁為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寄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斸尤珍感也卧龍

亭子已下手否向說栽竹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為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丞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為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奉告丞乍寒道體增勝為慰卧龍新庵主入庵未得一往視之丞其寄筍感感人還草草少間别奉問次

林師魯　以下先生之曽孫沂藏録槀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絶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孤陋塊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比年昂山蔣丈來尉兹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没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

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爲事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旣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

能為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契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捐惠長牋副以劄目情義周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為賜大矣若復為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

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擇之此來得日夕聚首啟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見敢煩寄聲以為異時承教之地為幸

林熙之

去冬枉顧幸得數日數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疎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奉告承別來春暖德履萬福為慰為慰第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為悲惋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

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奈何奈何喻及仁說大概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作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闊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工久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為興鶴鳴之類為比嘗為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為人借去未及録呈大概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多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

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今尚未能結裹圓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曉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得少休纔得頃刻無事即須就寢

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為吾弟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為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簡試即為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以下仙遊洪震夫家藏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啟以趨時干祿之技也暇日亦當有觀書味道之樂但僻遠

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林擇之用中　以下文公之曾孫濬家藏錄䕺

某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瘳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遊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饑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輅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歎可歎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湘西朋友書有吾友書四封一角來人云自

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令自往相尋也書中所論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盖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其他不能遍論以去人立索書不能子細也書來并為詳論之文定祠記知言序遺書二序并録呈和章想書中自有更不寫去祠記渠令為看未穏處讀之數過但見叢雜難整頓煩子細揀出及注合作如何改易附遞來漕司東廳令轉致此南軒甚欲速得之語

張帥改定寓來𥘉漕處也三序并告參詳喻及幸更呈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遠不厭詳熟也千萬并祠記發來

林擇之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而年歲日侵甚可懼也叔昏期在歲裏想惻老人之意又聞其居奉祀并講盛禮想營治不無少勞適此涸轍不能少奉助為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之也問答方得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

即報去偶此歲首多事未暇也南軒一書比亦附致尤川不知達否聞欲來延平别石丈能與擴之乘興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朋友在此得一講論亦快事也擴之不及别書豚書并寄元禮耕老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過如前更不及别狀樓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況椆乃木椆非雲椆也更可擬得一二見報當為擇其安者

林擇之

甚憂若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

責以講習怱怱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相聚極有

益其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

意耳昨欲往臨安以資用不饒又南軒蹤跡不定且令

中輟今卻欲且歸而歲暮復來再三留之以其歸省之

意甚堅不免聽之此間事渠必能一一言之不復縷縷

但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末書南軒求去不獲數

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尚幸擴之

之輟行也來書所論數條有未合處别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有粗疎處不知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其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潜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為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静中工夫亦為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耳

林擇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字尤好
又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行不須放低則
自然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禮記作
第七卷而第一行下著二先生三字其後却題明道先
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
第六卷尾論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書而後一卷今
所附者使不相亂乃佳也更白鄭丈看如何向借劉子
駒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書今不必用然

恐有合參考者偶此本在家中今令此人去取納上更仔細商量爲佳外書旣未備不欲遽出此事正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來有不如意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異無復可信天下後世非所以爲久遠計也幷白鄭丈看如何示及爲幸孟子解此亦見從頭看起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林擇之

某竟不免爲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矣但野

性危蹤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為此邦料理減稅事旦夕剡奏列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去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為不足恤然亦何苦將身博彈射耶云云來此間非棊櫝即有賔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晝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為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為某危

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從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旬兩到學中然殊未有慰人意處未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若幸指撥得一二人亦是一方久遠利害也

林擇之

某所請竟未報元履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不待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别爲具之擴之亦有說當自

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喻太着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為有進步處耳祭儀藁本納呈未可示人且煩仔細考究喻及日歷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鈌此書異時要須别刋乃佳耳知與諸賢遊從日有直諒多聞之益甚善甚善數詩皆佳率易和去不成語言勿示人也伯山家事如何睎之似亦曽相見來今不記仔細也伯山質實可愛敬但亦

染禪學耳向與深卿書乃附劒浦劉親不謂留滯至今欲檢藁本再録去又思擇之所以告語之者必已甚悉而不能迴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説話及時試將許多詖淫邪遁説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鼻也今只管狐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飾其説何不將它平生説話仔細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釋老處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

為此倀倀也又如前書所論馮道呂舜徒事此尤害理
曾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
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曽見渠家似此文字固自
有好處尚多向見汪書甚珍秘之然便只向這死水裏
淬殺則更無超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
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拾此等
以為奇特枉却身心可歎可恨也靜勝軒錄却未見之
如文字不多幸為錄寄此近於蔡季通處見庭闈藁錄

一篇乃楊昭遠記龜山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悶人看不得不知靜勝之說又如何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滎陽公家傳即呂原明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修顒遊觀此則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為戒亦不可不使深卿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拙齋有何說數詩幸早示及籍溪行狀更為促深卿早寫寄來舜臣相見未向遞中亦附

書矣項掾果如何若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頽波之中救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書說有一賢宗室後來復相從否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任丈之甥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頃嘗畧勸之聞今年又往試可惜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極不佳果如所傳亦可惜耳南軒久不得書不知為況復何如所論異同處亦未報不知後來看得又如何也

深卿詩市廛差可隱未暇泛滄洲此兩句便是箇因循

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異學之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其膏肓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質若無這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林擇之

深父遂死客中深為悲歎其弟已為了後事過此無以助之又此數時艱窘不可言向來府中之餽自正月以來辭之矣百事節省尚無以給旦暮欲致薄禮比亦出手不得已與其弟

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就彼兑錢一千官省并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處煩為於其靈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宰興學之意如何可尚可尚但聞其非从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為主其事亦難為進退耳擇之已辭尤川即彼學中今復何人料理欽之寬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石宰从不得信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有幾何在彼擇之為帶得幾千過古田

千萬早示一數於建寧城下轉托晉叔寄來為幸或已去手能為收拾專雇一穩當人送來尤便此中束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接續印造不然便成間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為妙須知昨已修定送伯諫處未取大率事體亦只如所示但條目差分明耳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及録去其大概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

其意葢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以為如何甚則絶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象寛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之迫切耶近又得皇王大紀諸論其間大有合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間朋友亦無甚進葢不知擇之此來工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去益遠無由會面此情鄉往殆不自勝也向來名命屢下既懇辭之又託人宛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

何欽夫頗以刊書為不然却云別為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住家十餘日祭祀賔客書問之擾不得少暇固無暇讀一字書今又當出崇安見新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盛禮及與朋友相聚講論而日月忽猝如此無緣去得甚以為恨不知擇之能撥忙一行否昏期既在後月度尚可一行也擴之寄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

寄海物尤愧感也中庸因論致曲而能有誠然自明能動人以下已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蓋生知學知雖異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此意然下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若無異處也無所不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於此必不可通闕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耳傳中引曽子曰知曽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解在尤川未到所論大槪甚當鄙意正如此又言行錄

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以書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妥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遽刻之此尤非便昨日得伯諫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恭往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遽去耳更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遂過此小款旬月

尤所望也其此如常所欲言者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來訪其人開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擴之亦來得數日遊談少快幽鬱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為天地間一蠹物者而理義未精日力不足為之柰何

林擇之

辱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為慰是日偶與元履及諸朋友在鑪峯新庵共增懷想也縣學須知甚精密但寫得未有倫理方欲為畧整頓會少冗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如此立說只當以語解為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此牽合補綴也午節在近想須歸省古田既未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印造未辦辦即如所喻也游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欵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

見大本末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其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憂懼耳擇之尤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久不得書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為況又何如日下作何工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懐别後

令人常有耿耿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它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知擇之又自以為如何也二余在此日从占之警敏㬰孫淳静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别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須為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之不及别書相見煩致意擴之亦然得婺州報云薛士龍物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尤溪學記及克齋記近

復改定及改去歲仁說答欽夫數書本欲寫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寄欽夫語解去看畢寄還并論其說

林擇之

某哀苦之悰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以季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為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可歎初意其自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

由浙中水路還湖外又聞少留吳興避暑不知果如何渠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衆我寡難支撑耳

林擇之

聞縣庠始教閭里鄉風之盛足以為慰所示文字皆甚佳深父埋銘讀之使人惻然興於朋友之義咨問後便多寄使得反復為佳恐有建寧便只寄晉叔處可也承許見訪因往尤川甚善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

月而休寀解官擇之辭職畫一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
須及此物色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費賢寀許多心力
商量為佳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閒窺見聖賢述作傳
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因出已意去
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大字章句相似未有别本可
寄只前日畧抄出節目今漫寄去亦可見其梗概矣論
語未知焉得仁後來竟如何說因來幸詳及然此須與
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三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

夫子不為衛君殷有三仁管仲如其仁數章相貫推說方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何所指而言或云自指其心然否晝寢之義孰安凡皆望思之見報

林擇之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之夕視此凡陋寧堪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寄來論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講論頗詳然尤䴈哭問答曲折漫録去一觀遣人遽不能盡録其大概是如此欽夫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為然也拙齋深卿近有何議論其向答深卿書渠以為如何前日方答此書了李伯間來訪劇論三兩日舊疑釋去遂肎盡棄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返者亦可憐矣近何叔京過

此少留未去伯問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此耳適因擧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為恨耳擴之得安信否比來氣體如何前欲此來今極暑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苦否墳所已畧就緒儘可相聚矣

陸崇安相會否渠今冬必來赴官其表兄丘子野欲求一依託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告為託朋友宛轉問之便中見報此兄近日為況益牢落欲此甚急幸千萬留意或託拙齋深卿問之尤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比來少得通問而累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工夫如何深以為念也此間朋友亦無與薦者但邵武饒克明赴省

前日過此耳李通伯謨皆苦貧極無憀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太府歷頭於法有礙非敢以爲高而時俗已不相察況其大者可歎可歎遊山開正即行冡有偕行之意甚善但恐來已不相及然某過衢信到婺女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耳欽夫書適有便已發去渠得疾之由說者多端似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書云安健勝前此必病起過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羣小屢有敗露上意必是開寤思

向日之言故龔實之入參時事似欲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鑑工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大鋭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絶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蓋心力不强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耳

林擇之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揜只得屏跡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

賔客之屬尤當逺避勿與交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克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林擇之

某區區粗遣無足言者但齒髮日衰德不加進日負憂愧耳潘丈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遣人相取想所報書自言其詳矣如此却得且從容家居區處庶務亦是一事但郡中之約恐又不得不應切須審處使久逺無悔吝乃佳耳必不得已入學亦不妨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

在乎細也趙師从不得書湖事想已畢自此宜且安静勿興功役為佳相見亦可力勸之也渠昨許草堂之貲因話為扣之然不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也

林擇之

福公為賦武夷詩押舞雩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旦夕自别宅去也造屋事得師且止之甚善昨闕目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

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黄商伯 以下見南康集

其俯仰塵俗日負初心率意妄行無所聞過自決其不可以於此但以向議陳請一二事計論未備牽留至今此數日來奏牘始具一二日遣行即并上請祠之章矣姚泉近方歸番陽木炭之請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下車已以學中規範計當一新所以為教使

之間之諸生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此中課程不敢懈然亦未大有益為可懼耳門不遠計常通問恐於鄙繆之政或有所聞人還幸賜批誨至懇至懇愚頓見事極遲非面命提耳反復諄悉不能諭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其欲借盛府祭器祭服依倣製造有牒上慏府書懇府公更望一言之助使必得之為幸或恐有大不可携者得令人畫圖詳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亦

幸也

祭踊尤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亦有事力所未及者且復專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其未便盡如古制度也

木炭事申泉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為計幸復思其説以見教也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夕思歸而兩縣破壞姦民亂政不得不有所更革鉏治似聞傳者以為不恕然亦只此

數日間決遣事竟亦當少息矣盖大愚既懲小者自當退聽耳但木炭事泉司不從又以蠲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遂臨行須更上此奏以償夙心也

某衰病支離求去未得日惟得罪於士民是懼然近日兩邑得同官協力詞訴却粗衰少但賦租之弊未能有以寛之殊不自安耳學中講說不敢廢近亦頗有能問者兩邑亦令整葺教養庶幾有嚮風者敝政恐有所聞切告垂諭至懇至懇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近方聞之惕然内懼即已行下戒約及令住催下户它負之可寛者矣又得鐫論益信所聞之不妄更當申儆之自此有所聞更望子細批誨直截譬曉今者來教似已未委曲矣切懇切懇

前兩月配一作過寨兵於隆興中間忽為彼府押回公文中備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回本寨殊不可曉已回牒復押去矣煩閑為詢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誤以為所部不則别有他意也彼中幙府僉書

滿紙此等事不能覺其繆甚可笑也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早見告者又皆不得其真僅若為强豪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免煩僉判自往調護始得其真乃知此郎不長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可遣代之者甚以為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旦夕遣冬書吏當力請庶不以為吏民患苦也

某衰病如昨緣建昌事憂撓不可言雖已遣官檢旱且

以後期申省自効勢須畧減得分數但此縣官吏無一人能為百姓分别黒白自此之後凌弱暴寡將有不勝其敝者未知所以為計令人曉夕不遑都昌亦甚費力二十年無事之身心一旦至此深以自歎他無可言也警誨諄復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徒心誠疾之故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之然恐終不能盡去也

其昨嘗專以建昌事自効求去昨日人歸諸公又不將

上勢當復請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米事初疑其過徐究之果然雖已究治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如此索闗防則無復開泰之時矣其所論弊政非一已封呈廟堂冀必得去萬一如欲此助為不小也所懷萬端無由面論但日來愈覺歸思浩然不可遏耳
某月初已專人丙祠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請云諸公已有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明計至未敢將

上度不過旬日必可得矣建昌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
然與抑强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
況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恥至此亦何足卹近日曾
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
絶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
上矣

强盜三人配隷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其情
重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為疑幸為白錢

丈一言於帥座交管傳押為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不以為過也

喻及帥座下喻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如此理會甚善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之侵官本軍令方欲援例有請也然謙德之盛不敢不承幸語及之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為職事但渠為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其請祠先遣人昨夕已歸後輩尚未到周子充曾厚伯極為致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恐亦且悠悠也初來不為久計近復動却歸心在此殊不便令既如此便再請得之亦是一兩月事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譴逐耳昨緣权江溥親戚船稅幾為所論當時得此一章亦是草草出場也

此間楊僉忽丁憂郡中事愈費力萬一不得去狼狽不可言也柰何木炭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干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
劉子𦋐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
見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若以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
合力為之已有者不別致則亦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
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
為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干本路諸使者也
某請祠不得比復狂妄輙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以
罪去已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但未

知何所向耳此閒諸縣狼狽稅務絕無南來舟楫勢亦不可復為矣比復苦旱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閒雖無事然意思不佳絕不得近書冊懶困即思睡耳白鹿洞記納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煩遣致之不及作書也五賢祠記楊廣文自納去矣

某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

其餧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攷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

以照之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此邦圖經不齊整而都昌為甚數日來欲畧為修整而不得工夫又無人能為物色圖畫諸邑供來皆不可曉甚覺費力也楊魚之去甚失助新來兩掾似亦可使也少涗西山有徐騎省篆書游帷觀大字及許真人井銘

煩為致一二本便中示及五賢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
兩刻續致也都昌恐有合入圖經事望垂諭它委勿外
某鄉辱誨諭奉報疎率既而思之殆無以答愛我之厚
深以愧仄自此有聞不以虛實尚望不替前日之念乃
幸之甚
旱甚不雨禱祠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隆興不至此否
家貧願隣富若亦似此間則更無可仰矣奈何奈何
此間為旱災所撓都昌縣官稍觧事又請得盛族黄省

幹同措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員皆不足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懇南卿為同邑官區處庶幾下情稍通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産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為重耳敢煩語次試為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米船濟此艱阨千萬千萬

其比日懔懔丏祠得知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幸然救

荒之備什已七八成矣旱苗約須放及八分勸諭發廩得盛族倡率三縣共得穀十萬斛矣但前書所扣王南卿事不知曾為偵之否幸早報及也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粟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録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尚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尤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

一一見諭也

其力疾救荒未見涯涘而傳聞遽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何以副其實也南卿已到此相處甚款但渠欲入浙不敢邀留之度其歸程正是急時當賴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闕或為諸公所留耳告糴荷帥漕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此乃軍粮所須若賑糶則已有備矣軍粮尤不可闕者更得從容一言得二公喻意屬縣無為阻節幸甚

張帥寄鹽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告爲印寄更煩於
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更詳之六月以洞主明起爲褒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末並告
錄示此已有之但不知是實錄語否耳恐此人等候回文告只付前日
送崔子虛人回尤便千萬千萬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
之也賑糶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
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令邑官
敦勸盛族若以穀二萬碩省賑濟可得兩名需賞也因

書吏告及之亦美事也

税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已減八分以上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即只納占米無不可者只恐未必如人意耳

石守以憂不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守矣儻得如期解去幸甚比益昏倦不堪支吾矣

某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之計未有所付須及此自了也其子弟能來亦佳但濡沫不能多須預令知此

意耳得都昌諸人書已復苦旱柰何柰何今年公私之
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旱便無着手處矣
其無似復叨除目恐懼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從容進
退還家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晦已書二考代
者度此月中旬可到今日復遣人速之矣老兄許來固
願少欵但恐文法有拘亦非細事更冀審度之也
示喻趙宗丞田極感留意已撰得四百千半是糴米剩
錢半是某所得諸處饋送前日錢丈所惠亦在其中今

即移文庫中令項椿管以俟其報告為發書扣之路運幹不是彥豐否若是即其已識之并煩為致意早得一報為幸雖某去此後人亦當能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為事祖矣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以帝幙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檢既得此物遂持帥引來云發赴淮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却云軍中收買勢不為已甚當

給還之然亦殊不便也因筆及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叩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及其未去間有

定論為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萬留念

其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畧轉山北迤邐東

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

愴恨耳白鹿田錢已撥正牒教授候彼回文即可支付

也

禮罷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樣雖未

必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
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
者故易之目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為
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
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
黄南康之政如何渠向在昭武甚佳為人所擠而罷今
能不改其舊則三邑之幸也
永卿主簿老兄尚留齋館否昨承惠書此便又遽未能

別狀但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也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蓋與前逆數者相反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曰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自壯而東為左自

南而西爲右其初若有左右之勢耳鄙見如此更冀詳之啟蒙改本未成後便寄去近塑得伏羲像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能一來觀之耳此紙煩商伯兄呈似更同爲訂之也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爲使畫以來幸甚

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畧備亦嘗

傳得而為人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為借抄録一本
校令審諦便中見寄幸甚或語趙守刻得一板流行亦
佳此非偽學想亦不至生事也五老新瀑曾往觀否夢
寐不忘也其竟以無狀自致人言上累師傅下及朋友
愧負憂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虞不
知云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輩争是非較
曲直也彼中諸書板本聞幾有焚滅之禍又云下官有
持不可者遂已不知果然否即然計此恐終不免向來

得本甚多皆為人取去今欲復得一兩本不知能及未為熳爈之間印以見寄否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鏤板甚不費力況非偽學亦無嫌也新泉圖子和成既為定槀必已能盡寫其佳處只就覔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自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濺雷噴雪發夢寐也瀑圓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身到其下也

定叟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即鄭溥之黄伯耆相繼物故皆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然張鄭尤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其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黄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挲素壁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好說易嘗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佳其謬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

五辛查滓乃能信得及耳又印本多錯誤恐難會了無由面談聊發一笑

將來官滿復歸廬阜即劉堉得依餘芘幸甚時有以警誨之乃佳外孫聞尚附學想蒙憐撫

某衰朽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它蓋無足言者劉堉幸得托芘今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即李敬子得襄陽教官見在此相聚或傳其闕已到未知然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易想亦有味此經自有規模格局若看得破則精粗

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即且將其間旨意分明處反復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也其之謬說本末成書往時為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劉墦相見未豁然亦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其年來衰憊殊甚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為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葉永卿吳唐卿周德之李深子

其還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彼道荐饑已有流移戶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為之時遂不免申奏對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若得罷遣且守東岡之陂即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家未被賞因此為伸理耳聞彼又苦饑想不至如去年之甚然在今日處置當倍費力也

深甫所喻減稅事不知後來如何其若得對當且乞減

徐守所增中上等稅錢此數不多當必可得其它恐亦難料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令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廷彥為況如何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它處真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其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為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

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示諸人亟為毀撤為佳不然須别作區處也

舜弼所云白鹿之説當時亦漫及之豈有輒敢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聞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尤永遠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為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喻

及禁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曽追毁其買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張廣文别後遽至此深可悲悼某或得至浙東亦遣人視其家也

永卿所喻可欲之説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者觀之則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者為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更俟少定寫得别本即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已省察亦當自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却續求之未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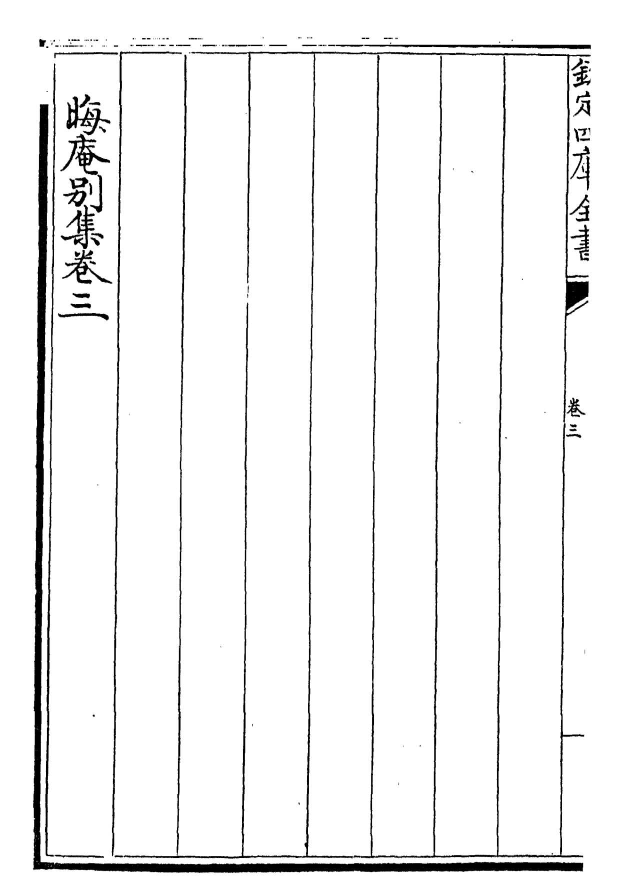
唐卿比來為況如何書來不及莒浦平安之報何耶去歲災蹇異常病既日侵秋間又哭一女悲傷無聊屢

至危殆忽蒙除用懇祠未獲近乃見次又已有奏事之命不免遣人復申前請行一月矣至今未還不知事竟如何或不得已即須到彼面懇力辭庶幾可脫江西決是不成行也向承錄示藥方極感留念今脚氣已漸輕祕結却變成滑泄矣大率氣血漸衰自是如此也啓蒙近復修改一兩處未畢俟印得即奉寄易之象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遂詆以為淫巫瞽史之學其亦誤矣

馮儀之

細讀來示備詳别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强識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論獨志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説未能如彼之富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

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吕在此早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晦庵别集卷三

晦庵别集卷四

宋 朱子 撰

與一維那以下見陳利用編大同集

老親比苦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人索詩久廢無次聊復此殊不佳也紹興癸酉九月晦日紫陽朱仲晦書

當年事幽討結友窮名山曾逢許斧子去採玉芝還歸來坐空房神清骨毛寒起視塵中人一見了肺肝探囊

出刀圭生死毫釐間相逢瘴海秋遺我黄金丹高堂得聽瑩斑衣有餘歡謝師無言說古井生波瀾

上廣文

廣文何事創樓居収拾家藏理蠧餘尚有簡編充棟宇擬陳車馬次門閭移床客去邀明月送酒人來異遞書縱使清貧無長物猶勝四壁似相如

考試感事戲作

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為身但令官事了從遣點兒嗔

題米倉壁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

題安隱壁

征車少憩林間寺試問南枝開未開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

題梵天方丈壁

輸盡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還歸山空日落無鐘鼓

只有禪堂蝙蝠飛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秋風秋雨滿征衫陸走川行兩不堪塵事牽人心事遠濯纓何必在江潭

兩絶句送順之南歸

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慇懃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心元是不曽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徧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

歲寒猶恐雪霜侵

寄陳講師　以下見別編臨江集

聞道山中客年來鬢欲皤静便三徑小貧覺一身多且喜詩無病從教睡作魔故人今領衆猶覺慰蹉跎

別陳講師

幾年勞夢想今日慰登臨况入珠蘭室又聞金玉音與君連夜語盡我一生心此外成華髪無因得重尋

登閣皁山

疊疊層巒鎖閟宫我來舊地訪靈蹤葛仙去後無丹竈
弟子今成白髮翁
一派泠泠臺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祖師成道沖天去
只有無窮受籙人

送單應之往閤山

杖頭挑月入煙蘿城郭塵埃柰爾何若到名山高著眼
洞天深處異人多
回首名山我舊遊曾將風袂拍浮丘如何不及臺邊水

長向山前山後流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偶隨雲去伴雲歸笑指清都在翠微為我中間留一榻他年去著薜蘿衣

玉笥山連都水坑拂雲樓殿對峥嶸君歸後夜無餘事卧聽寒泉落澗聲

莫惜臨行酒一杯看君上馬古城隈相望兩地無多遠頻寄音書與鴈來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秋氣清泠泠古木亂蟬鳴仙人一去鶴不返

劍客重來丹已成静對竹爐烟縷直細看月窟桂華生

此身儻有蓬瀛約玉簡歸來問姓名

尤溪縣學觀大閣　見尤川志及南溪祠堂志

令尹絃歌不下堂叱嗟層觀麗扶桑朱甍碧瓦臨無地

散帙投壺樂未央得意溪山供徙倚忘情魚鳥共徜徉

應觀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即大方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鸞鹿要須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按大全集但有秋字韻不載此鷗字韻馮本有之或云先生命門人所作而後不用或又云得兩韻而集軼之

以下見南康集

匡廬霜天後不見雲氣浮木葉紅已踈山顔轉清幽向聞有絶壑乃在卧龍湫及此遂一往幸無烟景愁隮攀欲其深泉石固所求況有百尺崖噴雪飛寒流幽琴自回抱直下鳴清璆便可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虛

廓方物皆悠悠所恨非獨往不能恣夷猶仰嘶雲間鶴俯羡谷中鷗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岡頭虛名代忠武滅迹慕巢由是間頗足居不田亦平疇野人種椒橘崖蜜易歲収西源有老翁卷舌藏戈矛似學辟世士乃欲邀聖丘先生且憮然但作一月留俟我有決計它時卜從遊

次周師溫游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疇昔因來行水餘依依唯認昔人居新堂已幸經重構

舊事難追更特書所願絃歌聞十室休誇文字賦三都

同來況有瀟溪裔心印相傳儘未疎

西源居士斸寄秋蘭小詩為謝

知有幽芳近水開故攀危磴斸蒼苔却憐病客空齋冷

帶雨和烟遠寄來

至樂齋記

以下見大同集

盤谷傳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閣即其寓舍之西偏

治一室達其南北以為軒窓極爽塏左右圖史自六經

而下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老子之書荒虛譎詭詼諧之說種植方藥卜相博奕之數皆以列置無外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繙羣書而誦之蚤夜不厭人蓋莫窺其所用心而公自以為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為我記之某辭謝不敏不嫺於文字且不敢為庸人誦說而況敢為是耶既公命之不置某不得終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

者而書之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内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起羲農下至于兹其間聖賢之行事學問之源奥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

佔畢之間以為事是以語之至者旣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鬬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其惟歐陽子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畧如此因序次以為公齋記云紹興二十八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恕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吕君少衛榜之曰恕齋而陳君有謁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

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
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
真若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為之記而問其
作興端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也凡茲棟宇皆巳所
改於其舊惟鑿牕牖以俟明晦焉而為是室也此亦何
所可記顧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
焉耳予聞之愯然曰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
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遊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為不過

推已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為無難也然克已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於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為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吕君亦以為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歴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為記足以不没乎為齋之實而亦可見强恕之難矣惟吕君幸以為不悖於所以名之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寘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

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鄉飲舍菜二先師祝文　見大同集

敢昭告于先師兖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興禮使郡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迪其士子俾莫不精白以祇承明詔某為縣長吏敢不以時奉行即事之初以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等配

赦後祭闕祝文　見南康集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宫樂備禮成敓祭澤于宇

內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司潔嚴報享惟
王聖德神功賴及萬世至今天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
皆王之德也邦有彝典敢或不虔仰惟明靈尚其昭鑒

祭芸谷文　先生之曾孫沂藏録藁

維乾道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庚午迪
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茶酒果之奠託
友人林用中致祭于亡友林君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
芸齋先生遊而吾師魯又不鄙某愚嘗不遠數百里過

我潭溪之上蓋將從容講學以共進于斯道也顧以烟喪欲留不可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痛哉志長命短如師魯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能不隕涕相弔而況高堂垂白又何以堪此愁苦耶其形瘦道遠不能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先志収拾遺文并以囑之庶可無憾嗟嗟師魯尚克鑒此而享之耶嗚呼哀哉

祭闕文　先生之孫濬家藏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宣教郎朱某敢以酒肴之奠告於某太夫人某氏靈筵曰我昔貧病掩關自休有來自東而辱與遊既往既來十年頻久義篤情親謂我昆友我相其流以必其源曰是世德抑母之賢惟母之賢聘于名族媲德清門慈祥雍睦成其二子學古行修左右致孝色思其柔顧我者誰曰實其季適竄以翔遽以憂躋我聞其憂驚歎失聲孰勤斯誨弗俾其榮往弔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相此一

酹嗚呼哀哉

芸齋遺文跋　先生之曽孫沂家録藁

先君子志尚高深不妄與人交盖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齋先生林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有以過人而惜其且將湮没無聞於世也及仕於朝為之延譽甚力然竟不及試用識者恨之朞自幼侍立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為人之大畧近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無用浮屠法者讀之然後知先生所學之

純所養之固見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甚厚而不忘也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哽絶不知所言既而先生之子魯山不逺數百里過其於潭溪之上道語舊故泫然乆之因謂其曰先人絶筆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子為我識之其惟先生於此特示人以變俗由禮之大端耳若夫反躬格物以明先王制作之本使其情文義數粲然大備盡祛千載習俗之陋而壹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師魯篤志好學其果

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某與一二友朋之願抑先君子實寵嘉之因敬書以附其後云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熹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先生之曾孫濬家藏）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岐陽獵鼓引歐陽虞褚並稱墨妙為據三君體法為世楷式賞好為物軒輊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蹟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南來一日料檢行庋得岐鼓及孔廟醴

泉化度孟師丹州諸碑流徙之餘偶無撥落爲之驚喜過望書其事以示子孫建炎己酉夾鍾五日雒人

李處權巽伯

余年十八九時邂逅李卿於衢守張紫微坐上二公皆一時名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竦今覩此卷恍然若將復見其人而追數歲月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落殆盡而及見之者亦無幾人可爲太息淳熙戊申五月既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先生之曾孫主簿闕家藏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固不足怪跋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矣豈其後人有惜是書而不忍棄者託為是語以重之歟噫是書即傳而其為龜山之累也甚矣向見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己酉夏將樂鄧絅為寓寄來因得記其所疑于後且細讀跋語中用字下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文不類其偽妄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三日熹

書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仙游洪震夫家藏

楊文公蘇文忠公皆言郭忠恕先尸解而逝今觀此卷非斯人之仙而誰仙耶淳熙癸卯晦翁

題折桂院行記 以下見南康集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為予言此未足觀少上當益奇因道予行深竹中竹盡得大阜背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縈

帶勝絶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謡中語命以為黄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為今年春乃克為之未訖工而予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彦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黄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圖法今客大洪山云淳熙八年辛丑歲朱熹仲晦父題

題星子縣尉廨射亭

淳熙己亥季秋念日新安朱某仲晦父奉同髙川蘇史君莆陽詹别駕零陵陳推官會稽方丞公盱江史版掾永新潘丞公善化陳明府南康卜隱君邯鄲段議郎同寮楊子美元範王之才董恭父奠故屯田劉公墓退飲尉廨射亭盡醉書此以志

題落星寺

朱公永仲晦蔡季通汪清卿程正思鄧邦老陳彥忠萬正淳俞季清來朱氏子在侍淳熙庚子三月丁卯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朱某奉處士叔父同王南卿俞子壽吳唐卿李秉文陳勝私趙南紀及表侄俞潔已甥魏愉季子在俱來觀故張紫微安國題字為之太息淳熙庚子十月十三日也

題尋真觀

新安朱某仲晦永嘉薛洪持志永嘉張揚卿清叟縉雲王仲傑之才會稽陳祖永慶長臨江劉清之子澄長樂林用中擇之樂陽趙希漢南紀宜春彭樓子應宜春彭

鳳子儀温陵許子春景陽廬陵郭植廷植長樂余隅占之臨淮張彦先致遠淳熙辛丑後三月丙戌至此莆田傅公弼夢良長樂陳士直彦忠先歸

題石乳寺

淳熙庚子重五日晦翁與程正思陳彦忠俞季清來翁子在甥魏愉從

題棲賢磨崖

新安朱某奉陪髙川蘇史君閎中錢别駕谿書楊子美

博士楊元範星子王之才武寧楊子直邯鄲段仲衡濂溪周師溫因遊卧龍遂至玉淵三峽門人丁克王翰甥魏愉幼子在從淳熙已亥四月上休日

題疊石菴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黄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志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愉侍行

題折桂院

晦翁通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別

跋所刻和靖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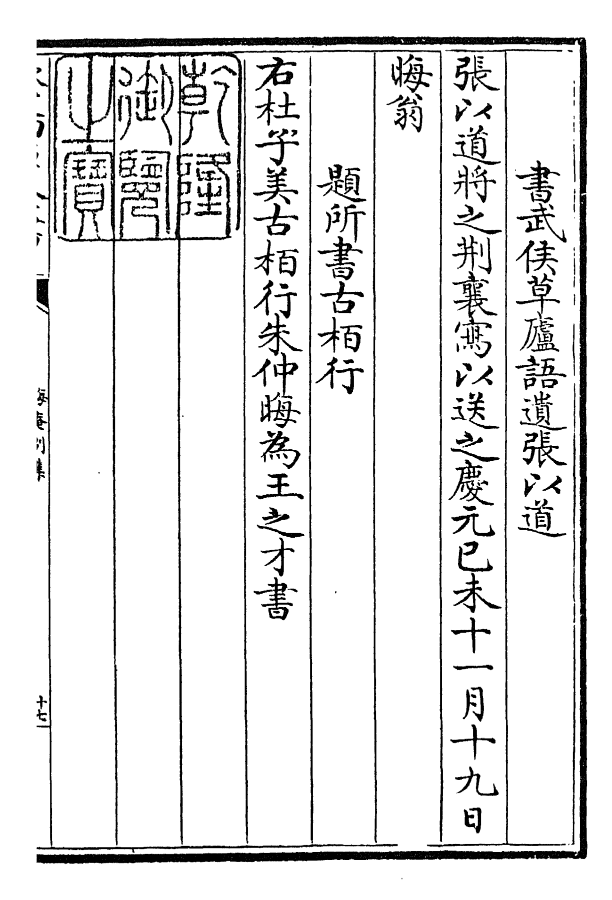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祈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某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蔡廷彦得之吴唐卿以語晦翁翁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王太初所題

後十年朱仲晦甫賞識此詞後之人當勿毀也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張以道將之荆襄寓以送之慶元己未十一月十九日

晦翁

題所書古栢行

右杜子美古栢行朱仲晦為王之才書

晦庵別集卷四